

■ 访谈

# 阿尔泰:诗歌愈写愈通俗、愈通俗愈深刻、愈深刻愈通透

□ 满全 阿力玛 文鹏



阿尔泰

蒙古族诗人阿尔泰从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,1980年代起以一系列风格独特的诗作驰骋诗坛。他曾任《花的原野》主编、内蒙古作协主席。2022年,推出8卷(9册)的《阿尔泰文集》。近期,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满全带领学生阿力玛、文鹏对他进行专访。

## 诗歌的深刻可以在淳朴和通俗中实现

**满全:**阿尔泰老师,您好!祝贺您的新书《阿尔泰文集》近期出版。作品集每卷题目都由不同花草、树木的名字命名,如玫瑰花、黑果枸杞、报春花、苜蓿、落叶松、杜松等,这些富有诗意的命名背后的意图是什么?

**阿尔泰:**在我的诗歌创作中,草原上的植物代表着不同意蕴。1990年出版的诗集《心灵的报春花》,后来成为我的代表作,也是用草原植物命名,意为“在心中成长的报春花”。花草是大地的语言、世间的音符。对牧民来说,花草是生产、生活的来源,水草丰美的牧场就是牧人的天堂。我用一生的笔墨歌颂大地、歌颂大地上的花草和人民。

**满全:**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有幸听过您的讲座。记得有一次,您讲过“诗歌愈写愈通俗,愈通俗愈深刻”,这句话至今令我印象深刻,甚至对我的诗歌创作也有所影响。

**阿尔泰:**我非常喜欢这句话,来自蒙古国诗人策·其木德的演讲。后来我又加了一句,即“诗歌愈写愈通俗,愈通俗愈深刻,愈深刻愈通透”。策·其木德用这句话道出了诗歌创作的奥秘,那就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在于淳朴。淳朴是艺术的本质,淳朴的诗歌会变得广阔,深刻就在于淳朴和通俗之中,淳朴、通俗的诗歌才能清澈、透明。

## 以洪水般的豪情、海浪般的激情来写作

**满全:**情感是诗歌的血液,但是每位诗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有所不同。阅读您的诗歌,犹如一位巨人站在高处发表演讲,看透红尘、看透世间万物者才能俯瞰大地。我曾在博士论文《批评的功能》(2002年)中总结出蒙古族诗歌的四种情感范式,即深情、热情、抒情和豪情,虽相似,但不相同。也就是说,每位诗人的情感力度、强度、密度以及爆发方式、表达路径截然不同。我把您的诗歌情感归类为豪情范式,您的诗歌情感有时如同暴风骤雨,有时如同高山瀑布,有时如同波涛骇浪,力度、强度和密度前所未有。

**阿尔泰:**你总结得非常到位,我的诗歌的确有洪水般的豪

情、海浪般的激情。诗歌是情感的产物、情感的表达。诗人是情感的建筑师、画家和雕塑家,诗歌以情感为动力。如果问我诗歌中的豪情从何而来,一是与生俱来,二是后天学习,我曾于1986年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《草叶集》,他的诗风也影响了我的创作。

**满全:**您的诗歌在蒙古语诗坛乃至全国诗坛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您在诗歌创作中探索新的表达方式,这些探索集中体现于诗集《心灵的报春花》,在蒙古语诗坛上掀起了旋风。

**阿尔泰:**一方面,我对惠特曼《草叶集》的翻译是一种深度阅读,受其影响我的诗歌情感发生了变化。另一方面,我发现传统诗歌的条条框框无法容纳如潮水般的豪情,也就是说,当日形式无法装载新内容的时候,需要对旧形式进行改造。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说:“如果在寒冷的冬天,把一罐热气腾腾的黄油洒在玻璃上的一刹那,就会形成自然的形状,外部力量的强与弱决定着形状的各异,对诗歌形式来说,诗人情感的力量、强度和密度会决定诗歌形式。”诗歌是情感的运动。情感的爆发烈度、强度和方式不同,将会导致诗歌形式的不同。

你刚才说深情、热情、抒情和豪情会创造不同诗歌形式。在诗人情感爆发时内容即形式,形式即内容,形式与内容融为一体。因此,诗歌创作不能顺从某种外部的规律或模式,应该遵循内心节拍和情感节奏而自然生成。例如《醒来吧,我的诗》(1983年)中曾写道:“太阳已经起床了,草儿也睡醒了/在折断了过夜的雾霭早已醒来嬉戏去了/醒来吧,我的诗/宽阔的草原睡醒了/毡包睡醒的炊烟在袅袅上升/早已起床的丹巴老人/正走上了鲜的贴杆马/醒来吧,我的诗/苏醒的牛奶正愉快地溢入惊醒的奶桶/苏醒的羊群正悠然漫向惺忪的牧场/露珠醒了,奔向灿烂的朝阳/激情醒了,投入火热的生活/醒来吧,我的诗。”这首诗正是情感的自然流露,所以读起来不会别扭,看似无节奏、无押韵,其实不然,有明显的情感节奏。

## 只有扎根于生活才会写出好作品

**满全:**能否回忆一下童年经历对您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?

描述母亲在腊月深夜点亮灯火迎接游子回家之事,抒发对母亲的深深感恩和爱恋之情,“这盏灯在我心里要亮一辈子”。既是虚写也是实写,升华了主题和情感,“母亲的灯”是送给天下孩子最温暖的一道光。

黄松柏生长在玉屏舞阳河畔的侗家山寨,身上流淌着侗家人的血,心里激荡着侗家人的情,有着舞阳河的柔韧和侗家人的热情。他说:“舞阳河流在生命的呼吸之中,生与死的梦里……我的侗乡,以无尽的春色和柔情,迎接我的生命和灵魂。坚韧的韵律浇灌我们跌宕的人生,不屈的命运,生动如花。”

他写侗家文化系列的诗,从表面的文化意象深入到民族历史和精神的深处,展示民族文化的深沉内涵。诗作《风雨桥》中说,风雨桥是侗家身心的归宿,是侗家美的化身、善的象征,也是侗家的脸面和影子。侗家之美与好,在风雨桥的意象中得到生动诠释。他在《侗族大歌》中称赞美妙、清纯的侗族大歌,还有《我的村庄在远方》《我的小河》《侗寨》《酒歌》《回乡》等都是关于侗乡和故乡的深情歌吟。

黄松柏有许多诗作表达出深沉的家国情怀。《天安门》里说,小时候想起天安门,身子会昂头挺立,长大了看到天安门,“我的灵魂/匍匐在地”。寥寥数语,道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天安门的敬仰之情。《致祖国》以饱满的激情、恢弘的气势描绘祖国的大好江山和古老文明,赞扬中华儿女的温柔与坚强,“我们用热血/爱护我们每一寸土地”,深情道出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。他还通过《草鞋》《老罗的故事》《湘江之上》《师长陈树湘》《红枪白马赵一曼》等诗歌,铿锵有力、激情万丈地表达对英雄的缅怀与崇敬之情。

黄松柏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,关注社会民生,积极书写时代主旋律。如百年奥运令人振奋,他写下了《百姓的奥运情怀》《和谐是美好的》等作品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,他创作长诗《临水远望》。

诗歌是黄松柏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,他“让文学伴随着自己有的灵魂和肉体一道前行”,努力攀登新的高地,为侗族诗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

《心涯艺海》蒙文版封面

《诗话集》蒙文版封面

**阿尔泰:**回想起童年,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常常迷醉于姥爷讲的故事和母亲唱的民歌。姥爷非常喜欢讲“乌力格尔”。他常常带领我去邻村,跟牧人一同讲“乌力格尔”,我则在一旁沉迷于“乌力格尔”中的人物和情节。现在想来,民间口传文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诗歌,它成为了我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。

童年时期养成的阅读习惯也影响了我的创作。当时在旗里上学,正值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生活非常艰难。但是,只要有一点钱我就会买书来阅读。很幸运的是,当时学校有一间图书馆,我经常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普希金、高尔基等国外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各类图书,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,等到饭点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从图书馆里走出来。把阅读养成习惯,有了阅读习惯任何人都可以提升自己、丰富自己。

**阿力玛:**您刚才也讲过关于自己诗歌的早期创作,能否回忆一下创作处女作《打井人之歌》时的情景?

**阿尔泰:**《打井人之歌》是我的处女作,1965年我十几岁,那时候生产队有劳动工分制,多劳动获多工分,工分就是家庭收入。为多挣些劳动工分,我就参加了生产队组织的挖井劳动。记得冬天挖井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,先在冻结的土壤上点燃羊粪火,等它解冻了就开始挖,挖到新的冻土时继续点燃羊粪,如此循环,并把挖出来的冻土装在铁桶慢慢往外搬运。劳动的艰辛、牧民的辛苦让我震撼,于是当晚回家便写下了这首《打井人之歌》,发表于《内蒙古日报》副刊(1966年4月3日),这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,从此走上了创作诗歌之路。

**阿力玛:**您曾参加过内蒙古自治区举办的全区首次文艺创作学习班,并结识了自己彼时敬仰已久的作家玛拉沁夫,能否谈下学习期间的趣事?

**阿尔泰:**玛拉沁夫先生是我敬仰的作家之一。作为一名写作者,理应有崇拜与敬仰的老师。在《花的原野》杂志社工作的时候,结识了巴·敖斯尔、乌力吉巴图老师,他们对我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启发。参加全区首次文艺创作学习班时,玛拉沁夫先生给我们讲授了写作课,第一次见到他,我激动万分。通过参加这次学习班,学习系统的理论知识,参加各种写作训练,创作出《恋恋不舍的心》(1973年),

后来也成为我自己早期的代表作。这首诗深受玛拉沁夫先生的赞美和鼓舞,他嘱咐我以后要多写诗,先生的鼓励至今难忘。

**满全:**能否回忆下您的知青岁月?

**阿尔泰:**那是1977年的冬天,作为干部到基层工作,被分配到了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,并参加了“抗灾保畜”工作。我时常怀念那次下乡工作的经历,它丰富了我的社会经验,并促使我写出了一些诗作。作家要学会观察生活,生活是写作的土壤,只有扎根于生活才会写出好作品。

## 真正的诗人应该是时代与人民的歌者

**文鹏:**在您的诗集《阿尔泰:蒙古风》(2008年)中频繁出现“祖国”“草原”“家乡”等空间,这些空间象征着什么?

**阿尔泰:**首先,这些空间象征着人民。没有人民,家乡便失去意义。没有牧民,草原便失去生机。人民组成了家园、草原和祖国,有繁荣富强的祖国才有幸福安康的人民生活。其次,这些空间象征着文化。每个人都面对着两种空间,熟悉空间与陌生空间的交织勾勒出了大地图,文化元素的渗透则会使陌生空间变成熟悉空间。

**阿力玛:**能否展开谈谈您诗歌中常常出现的“人民”意象,您觉得诗歌、诗人与人民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?

**阿尔泰:**人民是诗歌的真正主人,我用毕生的激情讴歌了祖国的人民和人民的祖国。我认为,诗歌、诗人与人民之间唇齿相依,有着血肉联系。诗人可能会贫穷,可诗歌永远不会沦落。诗歌能为生命带来精神的力量,会万古长青。人民的心声就是时代最豪迈的歌声,真正的诗人应该是时代与人民的歌者。诗人要扎根人民,诗歌创作要立足人民生活,人民是诗歌的主人,也是诗歌的评判者。诗人要歌颂人民、爱戴人民、为人民发声。一部作品的好与坏,历史和人民必定会给出答案。

**文鹏:**您觉得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秉性是什么?

**阿尔泰:**天赋、良知和感情。有天赋、有才气的诗人才能写出灵动的作品,有良知的诗人才能创作出高尚的作品。诗人也要爱恨分明,情感是诗歌创作的原动力,诗歌是诗人在纸上宣泄的激情。没有刻骨的爱、铭心的恨就写不出豪情万丈的诗篇,只能写出不痛不痒的诗。

**满全:**的确,对于作家来说,良知、公德和人格很重要,上善若水,才能海纳百川,先做人后写作。

**阿尔泰:**是的,你是什么样的人,便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。有时作品魅力来自人格魅力。

**文鹏:**对于当今的年轻作家,有何期望与建议?

**阿尔泰:**终身学习、学会做人、潜心创作,珍惜当下。  
**满全:**您现在用的名字是笔名还是原名,是否还用别的名发表过诗歌?对文学史科学来说这一问题也很重要。

**阿尔泰:**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是“阿如泰”,意思是在我后面有弟弟、妹妹。我曾用“牧民阿如泰”这个名字发表过作品,后来想要追求更诗意一点,就用“阿尔泰”这个名字了。

**阿力玛:**您接下来还有哪些创作打算?

**阿尔泰:**最近,中国现代文学馆准备收藏我的一些手稿和初稿,需要为之做一些准备,还做一些修修补补工作。创作方面,若有灵感和冲动就继续创作,我还是想要保持创作的持续性。

# 「以无尽 的春色和柔情, 迎接我的生命和灵魂」

——简评侗族诗人黄松柏作品

□ 杨玉梅



侗乡风雨桥 浔阳作

# 生动塑造达坂山的剿匪英雄群像

——评王月邦长篇小说《铁马冰河》

□ 祁建青



读罢王月邦的长篇小说新作《铁马冰河》,掩卷沉思,感慨万千。这部荡气回肠的宏大历史题材作品,书写了70余年前青海涅槃转身的壮丽传奇。

小说以1949年8月26日兰州战役告捷为大背景,9月5日,解放军第1兵团第1军先遣侦察队600骑,强渡黄河奔袭西宁,一举拿下“青马”大本营,青海宣告解放,青海从此迎来了值得大书特书的“青葱岁月”。宜春溪边徐家老农户的子女们,叫青峰、青岭、青坡、青草……这几位青年主人公的名字,向我们传递了鲜活的青春感。

10月,从兰州溃败的“青马”残部策动甘肃临夏叛乱,伺机隐匿观望的匪首骑八旅旅长马英等蠢蠢而动,密令“12月5日青海6个大县7个小县要一齐起事”,在达坂山南北发动武装叛乱。1949年末的最后三个月,解放军第1军第1师奉命急调临夏,第2师、第3师和军骑兵团等所属部队在青海投入战斗。军民齐心协力剿匪平叛,持续三个年头。全书贯穿这一主线,故还有一个副标题“达坂山剿匪记”。

在叙事策略上,小说笔落墨地乡村,着力于基层村民的角色身份,稳稳扣住了剿匪斗争的基本盘。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,在战斗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人民的有勇有谋,情节几度反转,起落曲折环环相扣,故事真实好看。

作品将新生人民政权与反动匪帮的殊死缠斗,“打土匪、进深山,救穷人,脱苦难”,写得惊心动魄、真实生动。作家王月邦没有从军经历,但从收集挖掘的功课准备,到

构思谋篇的落笔完成,都显得驾轻就熟。作为历史纪实长篇,本书虽采用传统的章回体,章节取名却多为白话,有力道的语言丰满而厚重,将那些散落的片段的人、事、物有机串联,熔“看门道与摸热闹”于一炉,通篇充满说书人的铺排,带给我们一种新鲜的阅读体验。

战争题材军事文学的本色与特长,不仅在于体量与幅度,还有其在人性思索上的丰富性及深刻性。看到达坂山密林深谷剿匪场面的全景再现,读到横刀跃马让英雄走进血与火的战场,我以为,或许能让读者想到剿匪经典《林海雪原》。书中战斗场面的描述,收放娴熟,每每如临其境,尤其是战斗冲突的设计,或阵仗洒脱,或循序展开,或迅疾而过……

于我个人来说,阅读《铁马冰河》倍感亲切。因为,书里有一位我的“老熟人”,他就是老红军、老首长周龙,我们同在军营大院30多年。令我倍感亲切的是,描述的都是历史真实,是战场战斗的复述还原,那些远去的身影和面庞,在字里行间纷纷复活而栩栩如生,达坂山的剿匪英雄群像也立起来了。

表现战争的军事文学,历来在文学方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考量一个地区的文学创作水平,“文戏”“武戏”无疑都得有。在青海当代文学史上,战争题材军事文学一直比较薄弱,王月邦的《曾国佐将军》《铁马冰河》问世以后,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后继者关注青海地区的战争题材的军事文学创作。